

碑

君子鄉碑

王 元之

天民之善惡係君之教化其來久矣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化而爲善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化而爲惡也影響晉之驗固亦昭然自粹德亡亡澆風日寢禮義冰釋姦邪蔓滋忠謹之人囚舌鎖氣讒毀之士鼓舌張頤周喪文武之風曾有哀定之亂摩肩觸目例是儉民君子之人存乎名号而已衛康叔之後也遺風故典坦然未沉志士仁人往往而在蘧瑗甯莊故其儕也雖君臣離道父子爭國不至墮墜賢公之力邪故有語曰衛多君子降及後世以爲鄉也禮讓尤新淳和未散蘊德抱義玄圃道戴仁牧豎樵童綽有夷齊之行嬰兒耄老咸遵鄒魯之風祥麟在郊威鳳來巢虫沙影絕猿鶴音交我鄉之鳥獸也荆棘不生蘭茝爭榮寒竹挺操清松裏聲我鄉之草木也留繳不設罝罟不陳麇窟遂性飛走全身鯨鱓博

獨怡怡折折所以見我鄉之仁威儀容止博博濟二揖讓中規尊卑有齒君君臣臣父子子所以知我鄉之禮唯禮與仁君子之行也是知反道敗德賊義殘仁者不可入于我鄉矣然周室既危衛邦亦亂蓋仲尼居之故群賢聚之衛之多各自茲而得亦猶水石有珠玉輝媚生焉於康季世亂蒸民茲衆皆无之我獨存之以爲鄉名旌其善也善則善矣未能尽矣豈若我后子北人家六合至德廣被美化大行君子之風布于八表又豈獨于一鄉哉某幼師君子之行長經君子之鄉復念世亂則鮮彼一時也世理則衆此一時也頌我皇澤謹述銘云

暨慘玄穹 民離國空 何子能孝 何臣敢忠 敗壞至德

墮頽古風 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 周室艱危 衛邦未衰

拯禍扶亂 揚英集奇 社稷之臣 邦家之基 既見君子

我心則夷 周社既荒 道及德亡 愷悌君子 止于一鄉

我道既昌 禮昭樂彰 樂口君子 徧于八方 世之昏亂

賢人則鮮 遠害全身 耕山釣岸 世之文理 賢人衆起

抱義戴仁 盈衢塞里 夫何此鄉 獨稱君子

○ 壽域碑 王 元之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版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晝无鍵而開夜无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狄五岳其雉堞四溟其溝隍天地離合我其倚鑄春秋啓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无中絕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爲土木德爲版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隍恭乎倚鑄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侔老氏之臺廣袤法華定見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洎霸道其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令爲風雨以毀之具賦役爲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蜂起鞮鞞角張刑巢蔽空憲網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塗卒乘鱗差鯨吞鼓頤蚕食張

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悖亂冬燠夏凄煙蒸霧瘴具瘥作珍發穉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天而死者毒螫孔熾猛鷲暴具山貙搏人水虫射影海躍蛟螭陸走虺蝮壽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由是王者患民之无壽也率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于東序展礼于西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于是乎錫之以繒綵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肴馔非車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繫君之政教其猶影響耳其或捐金于山沉珠于泉禁不急之務弃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无法死者矣于羽旄階戈矛倒載慎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国无外斯民不爭則无兵死者矣爨調律曆端正節候率授時之典具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无夭死者矣負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恠斯露厥人用康則无橫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于上法兵天橫絕之于下游二乎蕩二乎覓

甘爲虜兮 婦人之服 衣兮衾兮 有忠有烈 男子之心兮
男子之服 冠兮蓋兮 惟邪惟佞 婦之態兮 吁嗟姦臣
無節旣本兮

銘

克齋銘

張 欽夫

夫子告顏子以克已復禮爲仁揚子雲曰勝已之私之謂克子雲
蓋未知所以爲克者故其言迫切而不近廣漢張拭曰夫子所以
告顏子乃終之之事孝者必卓然有見而後可以用力於克也清
江陳擇之燕居之齋曰克敢行其義而爲之銘惟人之生交乾母坤
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蝕噴鮮克又越其
云爲匪我之自營營焉馳擾二 万事聖有謨訓克已足亢其克伊
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
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万理可窮請事克已日
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

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絀允蹈舜則靡
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无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
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季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
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良齋銘

張欽夫

良齋建安魏元復燕居之室也在易良爲止止其所也某嘗考大
孝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
大孝其義一也敬爲之銘物之感人其端无窮人爲物誘欲動乎
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
是曰至善万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
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躰可明匪由
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
各循其則其則匪它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良止之妙於
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縶我小子懼弗克
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敬齋銘

張欽夫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豫草闢至于聽事之側朝夕燕
處備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
而聖孝之淵源也敢爲之銘以廣公意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
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方變統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棼自
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
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
違躰用无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
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揔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
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忿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
則遷是則天命不過于躬魚躍鳥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孝則不
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
任重道遠其端伊迤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

作銘詩以諭同志

王一齋銘

張 欽夫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為銘以勉之人心一何危
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
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尊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
久昭歟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蒙齋銘

張 欽夫

番陽余端蒙請予名蒙齋至于再三予未有以言也它日因有感
于果行育德之義乃為之辭曰乾坤既畫八卦相乘万象以明下
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
未達而理孰過君子躋之于以果行甬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
萌其執則止止乃日澄源源曷已君子躋之于以育德篤敬不渝
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敏于外達道攸飭内外交修相
湏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
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

敦復齋銘

張 欽夫

復卦之義以初爻為重於畫為陽於義為善於人蓋君子之道也
二比於初故為休復四應於初故為獨復而三之頻復而厲則以
其非比非應開其迁善而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
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見以初爻為重矣然則五之
敦復柰何五躋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為敦篤於復夫能敦
篤於復宜且曰吉曰亨矣而獨曰無悔柰何無悔者戒辭也以其柔
而遠於陽故為之戒辭謂如是 無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
曰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于長沙屬予名銘予知希顏有取於儆
戒之意也為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
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
其中而以自攷我觀爻義儆有戒辭群十躋之敬戒是資人欲易
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柰何不敬祇于夙宵

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中齋銘

呂 伯恭

參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至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難更榜以厲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呂某為之銘曰

許流之舟挽之猶遲下坂之車扼之猶馳木火金水燥濕不齊有習有積有居克形亦既用力斲適厥宜凡此數者蓋陰乘之潛有所贅默者所以是過不及察之其微適率其嚴安乎其危匪曰設戒理則如斯不將不迎不留不處敬而无失大中之矩

恕齋銘

呂 伯恭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受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变化草木蕃蕪蹟厥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俯坐有勸匪尚其通亦尚其塞

敬業齋銘

黃 魯直

慢將一日失一日敬業者不速而疾

尚友齋銘

黃 魯直

今之君子吾既與借昔者吾友舜何人哉

優仕齋銘

黃 魯直

君子无一日不孝也豈惟日哉无一時不孝也豈惟時哉无須臾不孝也孝哉身哉身哉孝哉

耘業齋銘

孫 仲益

臨川鄒氏世以儒孝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孝二焉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為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二曰

我行其野原田無二蓬艾生之化為草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濯二夫豈其天孰乱吾苗非其種者城裂報子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執美豈曰先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矣非聖之書此禘祀墨卒歸於儒苗之關之

歛華摭實采采新田有苑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困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敬齋銘

朱元晦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首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兢罔敢忽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二屬一母或敢輕不西不東不南不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於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遠表裏交正須更有間私慾方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皇極厘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至樂齋銘

朱元晦

呻吟北窗氣鬱不降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客問此書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爲子語先味乃然是有味者乃膺乃膺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激斯詩我思古人實感我心惟曰惜情式鉤且深

復齋銘

朱元晦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一動一靜於穆无罍全躰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无餘斯闢之始生意闢然且此全美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歛藏方寸包括无垠有虫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准兹今眇繇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繹經傳敢贊一辭以詔无倦

求放心齋銘

朱元晦

天地变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万变立此人極頃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復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維以相

學古齋銘

朱元晦

相古先民孝以為已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已之孝先謝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无怠无荒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
之孝燁然春華誦數是方纂組具誇結駟懷金煌煌二燁二世俗之
祭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
冠進趁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為惟古是孝先難後獲匪亟
匪徐我其銘之以敬言厥初

敬恕齋銘

朱元晦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
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郵孰能反
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美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
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二无斃

明倫堂銘

朱元晦

天叙有典匪孝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

爾孝子永觀厥成

薌林銘

孫仲益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向子誼博極群書尚友千載
治一室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一自號薌林居王建炎末
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裴回王筇之下淦水
之涓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藝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万卉羅生堂
戶蓋真得所謂薌林者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都賦復志
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為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
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薌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薌林二
大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絕一時群公在廷敬焉頌動色於乎盛哉未
曾有孔子誼後上之賜移書屬其為之銘銘曰肝膽一如薰蕕猶如
臭鼻識妄聞六齏委交閩蠅蛆甘帶蜣螂轉圜嗜且加脂鼠逐臭則然
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為佩手授紫囊萬鼎掉芙蓉旂蕙
肴蘭藉飲芳食菲芳菲蒲堂薦馨香在德表傾草靡非偃風就日帝

闡九重孰播厥分神交夢蘭其餘歛芹扁榜我我來從天上壁月
珠星窺臨惠帳天命不諛惟德之符車過必式于公之間

養源堂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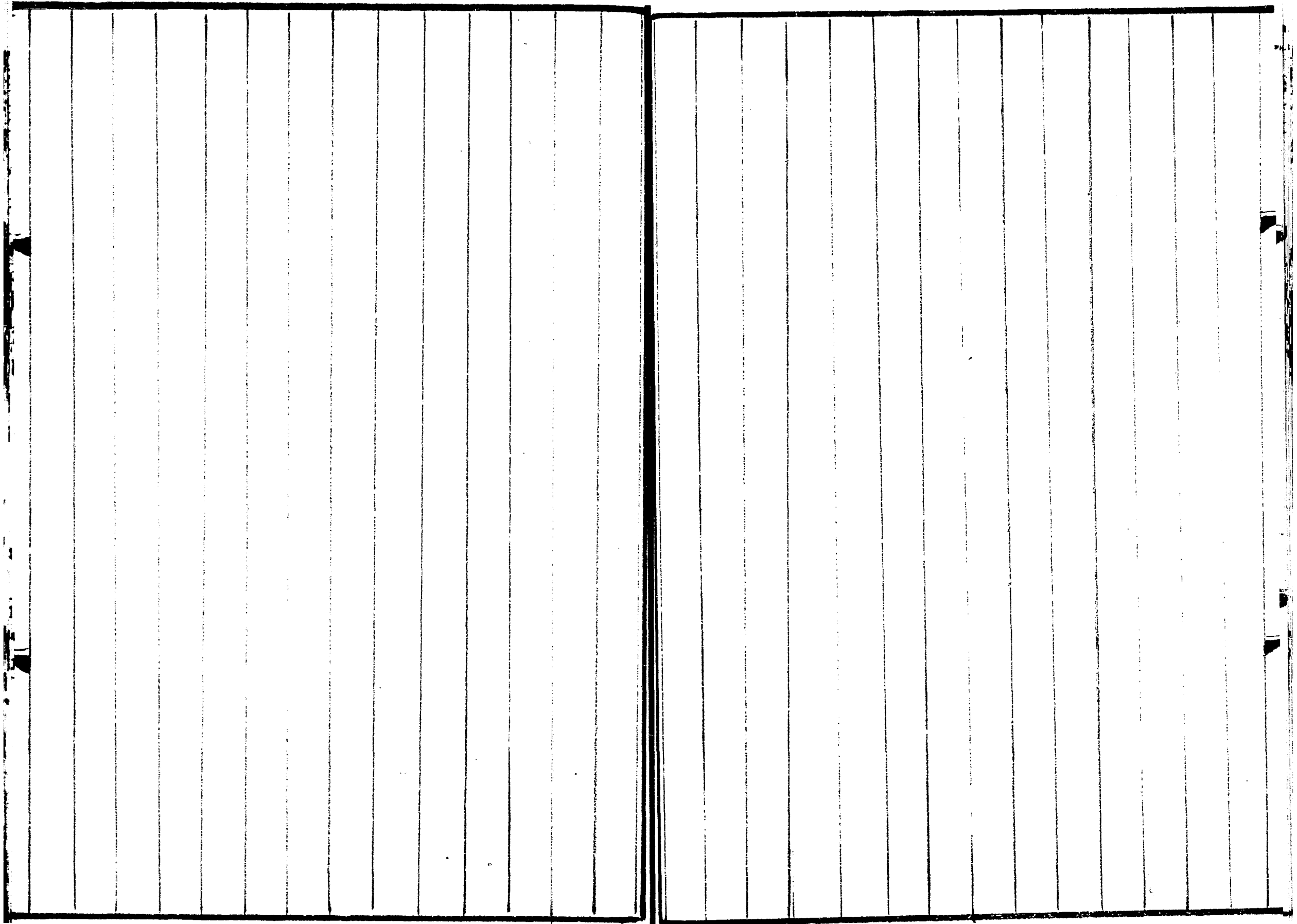
黃 魯直

李子作堂歐陽子名曰養源以成其福祿不知其源及所以養而
問諸山谷曰江出汶山其才濫觴其浸荆楚匪舟不航非以有源
而受下流多故耶行潦之委盈溝溢壑少焉兩止立觀其涸故曰
必清其源源清則流潔必深其源源深則流長是故有令德者百
世不忘李子進曰若夫其源既得聞命矣敢問所以養之何如山
谷曰智及一年則知藝穀智及十年則知藝木持百年而不知藝
人智不保其身况其子孫欲其源清且深其人其人

養浩堂銘

黃 魯直

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懷將確心如響音心淵如淵氣得其
養夫惟氣之爲物憂則焦然怒則勃然羞則難然懼則隳然勞則
靡然飢則悴然酌其有餘不足而用其中尔乃浩然而浩然之主



漢爲馬曰授文淵器度閑雅六龍野戰聚米擒賊四方底平交趾
畔側夷貊從軍以死報上駭除嶺雲揮霍海瘴島夷各酋稽首獻
角頤爲奴婢奉漢明約維銅之德君子是式燥濕不移其用無極
廼鎔廼範有植其楹林邑之南大海是經乃性致之雨汗流此爰
立其涯屹屹嶷嶷上于炎雲下刺黃壤亦蠻人望之如伏波像江流
破山灑潏中峙維蠻之害有其於水龍門峻犇截以砥柱維伏波
之功回瀾東赴更千百年復有此孫易符葦責授鉞海門開都護
府太集羣延戢戢來歸視唐如漢維都護之清如水之停不風不
濤中涵日星維都護之廉如冰之寒旣堅且白不可以利于俗吾
甚怜化以仁義本儒安雅飾我吏事自作具興群越一和實僚吏
卒載賔廼歌願即故區浮建標峙庶民子來都護不能止兩楹參
天萬宇延首曰都護如此二耦戴唐之德永永不忘畏都護之威
伏波相望毋謂海險伏波所踐如行康莊毋有嶂巘毋謂海深都
護所臨龍螭蛟鱉窟窟遠潛陰深不可恃險不可怙漢岳如雷唐

德如兩有，如不信，視我銘詩，勒于銅柱，永鎮南陲。

御書扇銘

孫仲益

故刑部尚書胡公諱直孺，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御白團扇親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賜之後十七年，公之子右承事郎桐廬令臣縱屬臣孫某為之銘。曰：天厭隋亂，唐室代興，於赫太宗大人，繼明手持三尺，除殘禁暴，日月宣光，風霆布號，功侔禹甸，德配堯天，卑宮菲食，吾无间然，賢路宏開，正直是與，儒先尊御于帝所，著為世準，聖聖相因，稽經問道，如出一人，倖歟！胡公萬夫之傑，耆儒宿艾，歷宋三葉，扇出尚方，寶墨未乾，天縱筆妙，宛若龍鱗，馬壁月煌，光燭部室，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硯銘

孫仲益

擘鳳味，殊鼠須，汗綠竹，編青蒲，紬金匱，論石渠，記先友，讀父書。

硯銘

黃魯直

其堅也可以當謗者之鑠，金其重也可以壓險者之累，矧其溫也

可以銷非意之橫，逆其圓也可以行立心之直，方如是則硯為予師，亦為予友善，誘在前，良規在後，精則入神，勤則見功，堅如是重，如是乃能時中，固窮在道，涉世在逢。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溫潤，可使躁者靜，戾者聽，觀斐凡而見研，忘其一室之懸磬。

溫而栗，重不泄，不為礪砥為翰墨，守不假人，永終吉。

歐陽元老硯銘

黃魯直

其堅也似立義，不易其潤也似飲人，以德叩之，鏗然如玉，如金，歐

陽元老，笙磬同音。

王子鈞深衣帶銘

黃魯直

養心欲誠，擇術欲精，自知欲明，責人欲輕。

蒙齋琴銘

朱元晦

抑之幽然者，若覲其遇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道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身自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

復齋琴銘

朱元晦

匪金匪石入古至貞兮雷執於腹閱其神兮磬然一作乃物皆春兮我觀器寶懷若人兮主靜觀復修厥身兮與時偕極而不及其由兮

書字銘

朱元晦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二畫三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趙南夫硯銘

趙德莊

其温而文君之空谷也其堅而平君之衷也是惟我伯氏之寶傳之無窮

宋民望霜鍾琴銘

趙德莊

衆芳之號夫誰主也化為五音声也語也彼彈我應竟何所也試嘗鼎謂子罷琴而袖手或者盖有所取也

布衾銘

司馬温公

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綉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万世師模紂居瓊室厄為獨夫君子已儉為得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贊

江氏家藏

仁宗皇帝墨蹟贊

黃曾直

昭陵仁聖與天同功不刻不雕方國文明日月照臨无有隱側一滴之雨澤及万物簡言易從易言易知皇祖有訓下如四時雷声作天地淵默遺黎懷仁實泣翰墨

寶奎殿

太宗御書贊

吕伯恭

臣竊惟太宗皇帝萬機之暇儲神翰墨鏤文之管白龍之戩天光分曜森若飛動顧管大書相國寺之扁榜昭垂於金輔璇題之間垂章聖藻可以三曜而六五緯巍然炳然作鎮上都肆仁宗

皇帝潤色祖業適追來孝屬意於增光顯設者甚厚嘗規秘殿於丹禁而閱麗靚深顯敬穹隆有踰其素帝深惟易簡朴素之義避而弗居迺明道紀无之首載以太宗宸筆額奉安錫名寶奎而并藏書焉慶曆一撰復刊之樂石以揭示萬有千年俾勿壞而又昭以宸翰之飛白副以宰輔之紀錄篆額光華之典震曜千古煥乎治世之不律也臣嘗竊緬前載泐泐聖涯恭聞真宗聖帝會集太宗御書寶藏於龍圖閣大清樓親製神文聖筆頌以紀冠古人神之妙則仁宗之是幸豈非祗若先猷者欤惟太宗書之於前所以冠君史掃鍾王集圖書之大成者也惟仁宗藏之於後所以重堯華廣文書集奉先之大成者也於鑠盛典不可闕然而无述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皇矣太宗聖文冠古奎壁分懼齊翔鳳者迺眷林宮樓題有嚴爰錫扁榜天藻煥然元氣淋漓載沐神筆高雲五色祥輝紛集粃糠君史奴僕鍾王都人縱觀騷塞康莊仁宗嗣服增光祖業式思閱藏以永休烈於赫廣殿壯觀

御書無逸圖贊

王 璧

皇居迺奉奎畫以華清都表以飛白作民恭先副在堅珉是勒是鐫璧月珠星錯落藻梳雲章一臨丹牖失色外拱秘閣璀璨金碧層霄絢采仰觀雙壁諸儒從尊歎震曜石渠俠今之書與之同符內顧玉堂宸翰陸離迹臣拜賜四璉昭垂銀鈎相鮮怒倪渴驥俠今之書與之一揆不顯太宗人文化成不承仁宗純孝承承潤色鴻猷以聖繼聖受言藏之為國室鎮休光上達有暉其吐小臣作詩式昭顯融

紹興改元之五年四月 皇帝陛下親洒宸翰書尚書无逸篇為圖以揭於講筵銀鈎絢綵鳳翥為翔而清宴之間於以省覽研味猗欤茲盛德事也臣切惟是書蓋姬公自率商三宗周文王无逸之寶見於行事者以進戒成王歷代傳之以為大訓而前世好古頌治之君固嘗視此為元龜焉我宋仁宗明孝皇帝在御爰命翰墨之臣繕寫為圖列於述英閣朝多覽觀究其指歸資以懋德立

政而慶曆嘉祐之治足以追儷三五為萬世無疆之休蓋其明効大驗然也共惟皇帝陛下以仁聖纂祚稽古嚮事法祖宗至是又因述臣建請親筆為圖置於便殿左顧右睨若商三宗在前周文王居後而周公以成王介於其仄以輔道聖德則盛德之日新宜无愧於古先聖王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也小臣猥以翰墨待罪于朝謹拜稽首而為之贊曰惟天為大道運無積惟聖憲天自強不息古先哲王罔敢暇逸在商三宗逮于周文四人由哲盛德攸聞厥惟无逸垂裕後昆周公作書用以進諫載在方冊斯文有爛於皇仁宗寅畏嚴共視商周君異世而同為圖省覽踵武前蹤馴致大治莫足比隆皇帝在御遐追祖德无時逸豫親御翰墨揭圖便殿神藻輝赫左顧右睨寤寐思服聖德日新宗社之福小臣贊揚於昭无極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張欽夫

天地之心其躰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群物資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礼知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通曷其保之日乾文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而无害敬立義集是為復亨出入无疾

雍熙平戎萬全陣圖贊

呂伯恭

我太宗皇帝雍熙紀元之四年宗有天下始三十年矣始 藝祖之興環京四合奔為盜區南征北伐左屠右戮以有天下故天下服其武及太宗紹基薄海內外風塵不搖雨濡日温父誨母育以息天下故天下懷其文文教既熙武備浸弛撤陷杜穿獸心將生帝用憂之乃召將帥胥議方略時有邊臣潘美田重進及龍衛虎賁之臣咸備咨訪群謨僉同聖斷自定越五日庚寅內出御製平戎萬全陣圖宣示二府大臣及掌兵將校凡一大陣為一小陣九內列三方陣陣車各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各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人東西四陣為左右翼騎兵各万人為三百五十隊前後二陣為前鋒後殿騎兵各五千人為百二十隊九陣之士凡十四万

九百三十人方圓紛紜竒正渾沌出神入天不可窺測群臣諸將
下拜周視揆今思古咸所未有嗟乎使聖子神孫世世相授毋忘此
心則於千万年母有侵軼之患矣方今 皇帝思念 祖宗之艱
難規恢遠圖選練將士以復故土則我 太宗之法不可廢也翰墨
小臣是用追述聖意稽首百拜而贊曰嗚呼休哉平戎万全 太
宗所製在漢高祖君曾臣智兵不洽中群雄外執焉光武龍飛君強
臣弱寇鄧景曹咸授方略我之藝祖光武是若於皇 太宗亦我
藝祖沈幾英斷超今復古法駕徂征并汾納土八埏九域方畫圓
載銷戈鑄罇无有内外太宗曰吁武不可怠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吾謀既定疇協予咨臣美臣進駟召必來日畿天衛群帥如虎兪
奏具陳什什伍伍孰否孰去孰滅孰取睿斷臨之要領悉獲殫畫
乃圖以詔群辟中營參運左右駢翼前鋒啓途後殿從之內環臨
衝外騎畢馳戈矛林立劔首紛施部分行列星明茶燎首尾飯腸
交杖互繞離合啓閉不可尽曉二府元臣千廬列校拜首誓願惟

帝之教神謨聖略出入天巧漢有八陣平沙是列唐有五花取數
於八孰知此圖憲天之法以此衆戰孰能禦之開邊拓境惟帝使
之犁庭掃穴狗鼠去之帝曰无庸安邊是務遺我子孫以禦外侮
皇帝在御思念祖宗觀圖效法振武平戎王旅万全朝廷其空告
于清朝以樂太宗嗚呼休哉

漢丞相詠葛忠武侯畫像贊

張 欽夫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復正卓然不舎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
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万目乃隨我奉
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万世不泯遺像有
嚴瞻者起敬

錢忠懿王畫像贊

黃 魯直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樛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震駭馬聽聞提
十五州共為帝民送君者自崖而反以安樂其子孫九万里則風
斯在下眇大物而成仁

東坡先生真贊二首

黃魯直

子瞻堂二出於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閱士如牆上前論事釋
之馮唐言語以為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
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交於初尔而名
之曰元祐之黨貶之珠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
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
知其珠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日
不朝其間容戈至其一丘一壑則无如此道人何
岁_三堂_二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蓋坡是亦一東坡非
亦一東坡槁項黃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鯢鯨之波是亦
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
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

白贊二首

黃魯直

道是魯直亦得不道是魚直亦得是與不是且置且道喚那个作
魯直若要斬截一句藏頭白海頭黑
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

六先生畫象贊

朱元晦

明道

山立揚休玉質金声元氣之會渾然克成麗日祥雲和風甘雨龍
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

規負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
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

天挺人豪英邁善世駕風鞭霆歷覽无际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
中今古靜裏乾坤

濂溪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斯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

月無邊庭草交翠

橫渠

蚤說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此一變王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
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

篤孝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
像凜然可肅薄夫

二先生畫像贊

張敬夫

濂溪先生

於惟先生絕學是繼窮原大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俾尔立德循循有歸

張欽夫畫像贊

朱元晦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卷
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信道之篤卓卓
乎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卮
之豪被其錫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
以上其見伊尹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朱元晦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
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立教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于中人衣冠
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
形心曲惟觀之者有以得其天焉則庶或遺編之可續

于湖畫像贊

張欽夫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若然如箭前破的談笑翰墨如風無迹惟
其胸中无有畛域故所發施橫達四出雖然此固衆人之所識也

今方袖手于湖之上尺心以事其親而益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至又孰知其紀極者邪已丑中夏廣漢張其書于湖中館

葉夢錫畫像贊

孫 仲益

葛製練巾義皇上人名登千佛現宰官身王立堂堂王國之珍金甌獻上銀筆書動袞黻貂冠圖像麒麟民而不名有宋元臣

僧智標真贊

孫 仲益

一衲蒙頭三椽容膝卧枕布囊行柱柳栗祇陀微心毗耶問疾畫史薄相疑臚點膝妾見影事依月燈出即汝一身應成兩佛

長老端裕真贊

孫 仲益

龜摺床鵲巢有鶉百結芋火然貌堂堂人中夫師子吼遍大千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孫 仲益

眉覆額耳扁肩有大比丘老臞僂五葉換一灯傳天雨花地湧蓮有畫史幻朱欽具相好普現前清淨自光明拳如說法常熾然

月堂僧惠山畫贊

孫 仲益

犀顛哆口月面秀眉具佛相好真天人師有言皆幻有相亦非躡風系影作此兒嬉隱几嗒然南郭中其綦吾令喪我問汝為誰

長老法迂畫贊

孫 仲益

本來面目非汝是冷暖自知如飲水遍滿十方現一切畫師分身蓋其戲

僧法臻畫贊

孫 仲益

四大假合豆削身後身以身為假以畫為真真心常住不依一塵應量无邊是真老臻

虎丘劔池贊

張 欽夫

湛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无虧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乎吾是以裴徊而不能去也

畫屏贊

黃 曾直

兩虎戲搏文章露千林號風雷欲雨切勿私鬪傷瓜距豺狼野干

即當路

墨竹贊

黃

魯直

人有歲寒心乃有歲寒節可能貌不枯虚心聽霜雪

麟趾贊

黃

魯直

麟有趾而不踞仁哉麟哉有定而不抵仁哉麟哉有角而不觸仁哉麟哉今之人一朝之忿以觸人滅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三中有

節竹杖贊

黃

魯直

厲廉隅而不剝故竊比於彭助之壽屈曲而有直体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嘯李而瘦涪翁晝寢舍龍掛壁涪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下莊乘間而孺子成名武人日念升米佛号贊

時平主聖萬國自靖不殺而武不征而止矯二虎臣无所用命嗚叱咤變作佛声軍符号令變作佛名一佛一米歷米三升自升至汗自升至斛念之无窮太倉不足

楊貴妃病齒圖贊

禁鴛之術自古誠有之予觀玉環病良苦得非坐多食側生而動搖其左車乎阿漫在夢憂感之心亦窘矣嗚呼移此心以治天下其孰曰不可

無為贊

司馬溫公

李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无為迂叟以為不然作无為贊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

箴

周師氏箴

呂

伯恭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可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媿者也其執近其情親其

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二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也想夫周成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号施令同歸於戒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大史辛甲命百官歲王闕而虞氏之箴獨傳切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細繹詳順意焉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書蠹簡殘書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用敢追述其意而為之箴曰

若昔忠巨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執踈地遠 干說一聽 蒼蒼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格多盤 時惟師氏 設王以熾 巽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熾惡 水火背馳 火盛水竭 熾勝惡微

燕間穆清 誠意懇款 光養所長 姑置所短 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孝 功不可刊 俊麗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陳 惟一惟精 君失无迹

我諫无形 於惟辟王 獨制万乘 必求俊賢 幸以自近

且承暮粥 前贊後義 氣躄默移 其道夫光 苟不鑑此

正直屏棄 僕隸之巨 諾二唯二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虛守 烏知民勞 聖人復作 期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漢考工令箴

呂 伯恭

天子受四海之圖籍備物致用以為民極必合天下之材而為之用合天下之巧而為之工然後可以尊宸極而待經用虞之共工周之司空前規後承若出一轍其制作之妙質而不陋典而不華精深簡古為万世表逮漢之興跨秦轡戰國駸二然向於古武帝元鼎之二年肇設水衡之職後復致少府各率其屬參掌百工之事而考工令實其屬焉其秩雖微不登於千石然是官之設所以董正百工俾之無佞無邪无作苛技无貴異物惟服食器用以恪守其職時其燥濕相其陰陽正其鑿枘辨其良楛以追周之輪

輿韓陶度長勃亦大无所遜然後與有職協豈輕也哉稽之漢史若文帝之衣弋綈罷露臺其敦朴之風温乎其約也若宣帝之技巧咸精其厲精之政凜乎其嚴也二君之待百工兩及其極其視中庸之九經无愧辭矣深惟治古官箴之義用敢攷諸百官表追繹其意而為之箴曰 治有九經實紀自阜備物致用罔敢不恭舜職命垂周官季冬匪文匪質惟執其中漢承炎運爰設水衡將作少府各正厥名方鳩傷工制器惟精正統六傳世宗作興釐正官制一洗万世考工設令訂其工楷梓匠輪輿各得其所恪守厥職无有齟齬與罅燕函魯慶曾右是斷是斷去華務實服食器用以奉衮職階然簡易以為民極丹楹玉階瑣窳飛甍云胡不為高視穆明崇臺高埔太液蓬瀛云胡不為蕃養我民駿手 太宗露臺靈龍役三言興邦萬杵咸息鑿于中宗肅然齊居器械技巧圭黍莫誣以儉為本以明為輔品章條式不改其度推昔工師諫必執執小臣司令敢告在位

主一箴

張 欽夫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无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為箴書于座右且以諭同志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心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无節生道或息推孝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為其敬妙在主一曷為其一惟以无適居无越思事靡怠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湏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張 欽夫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約弟曰无益之言勿聽无益之事勿為无益之文勿觀无益之友勿親約受而臧之惟謹先君既沒之九年則以請于某曰伏自惟念大懼无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願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方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為箴以告之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為无益諛言溺心效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

卓尔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為君子惟
欲之動則亂于為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喻
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述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况未
俗駢論俚辭當絕于前勿亂于思潛心聖賢博攷載籍聞見之多
于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无斃以狎而比以
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
具平

端拱箴

王 元之

天生烝民樹之司牧開物成務確負圖授錄為君實難惟辟作福
在以欲而從之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時惟開泰漸忘焦勞或
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誠箴箴推艱斥君之過諫諍推艱救君
之禍君或好諫臣亦何患臣或尽忠君何不從君臣之義今古侏
同普天之下人誰不實如父如母為妾為臣虐之則讎抚之則親
是以王者可畏非民率土之濱物何下足乃犀乃貝惟珠惟玉寒

不被躄餒不充腹是以聖人所寶惟穀无侈乘輿无奢宮宇當念
貧民室无環堵无崇臺榭无廣陂池當念流民地无立錫御服煌煌
有采有章一裘一費百家衣裳御膳郁郁有梁有肉一食之用千
千口腹勿謂豐財經費之竭須知府庫聚民膏血勿謂強兵征伐不
息須知干戈害民稼穡賞罰者國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情賞雖
由已勿因喜而行罰雖在我勿因怒而刑喜罰或濫虧損天贖怒
刑不正枉屈人命大臣元老經邦論道裨補聰明于何不照樂成
君壽所以為其師友小臣闒官執巾沃盥干議政事于何不亂堅刀
易牙所以敗其邦家孰為君子先人後己信而用之斯為至理孰
為小人害物謀身祭而斥之斯為至仁无好人辨或有虛誕喋喋
之言侈而多訕无惡人訥或有淳質期期之口直而不屈浮圖之
教刀戎乃蕃漢明之際始入中原行之既久存而勿論匈奴之種
无義无仁秦皇之後常若邊塵禦之以道踈而勿親計口授田兼
并何有是謂仁政及于黔首約人署吏侵漁則少是謂能官惠于

无告父天母地日兄月姊乃郊乃禋勸其孝悌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舉動戒其驕矜罔或明察政躬用傷罔或弛紊國經不張行乎大中之道漸乎无何之鄉游神乎簡易之域息慮乎清淨之場斯則妙有垂之无疆誰謂古道革而不還君或行之是亦非難誰謂淳風去而不返君或繼之是亦何遠慎始則多克終盖鮮朽索當乎復車在眼庸庸祗祗兢兢戰戰小臣司箴敢告旒冕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九十九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一百

頌

太祖皇帝閱武便殿頌

呂 伯恭

臣仰惟 藝祖皇帝天造神斷手提干將油掃華夷以丕靈承上帝之威命建隆之元詔天下揀驍銳之士咸集闕下罷其選懦者命郡國蒐補其數焉四方之兵魚鱗雜襲投石思奮什伯其耦閱集以程其能親臨以作其氣所以摩厲之者甚至於三年廼屈靈輅御便殿而閱武陛戟百重彤庭如砥扛鼎翹閱之雄落鵬穿楊之枝剽纓鳴劔之銳並効其能天容日表不違咫尺視其勇怯以爲殿最賞春罰秋風動營壘用能東征西伐顯有不功一幸而平荆湖再幸而平蜀漢三幸而平劉鋹四幸而平李煜兵鋒所向如雷如霆如摧枯如破竹无不殲滅者盖 藝祖閱習之功有以先之也嗚呼 藝祖閱之於殿陛之間而收功於千里之外閱之於踐祚之初而收功於歷年之遠所以啓佑列聖開佑炎宋丕丕之基

者閱武之功居其多焉大矣哉聖人創始之沉幾也臣竊述其事
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天造草昧	野戰群龍	分割河山	風氣不通	皇矣藝祖
受天景命	神武奮張	六合底定	開乾闢坤	厥惟初元
肆彼神指	布於幅員	尺籍伍符	簡其剽銳	造于玉庭
庸較厥甄	羊質虎皮	力不勝兵	是汰是斥	練擇惟精
時其三年	天臨廣殿	曰熊曰羆	賈勇自獻	陛廉九級
左城右平	旌旗如植	有聞无聲	貝冑朱綬	流星白羽
肅其戎容	行行伍伍	前壘楊葉	後貫戟枝	連袂逢家
比肩由基	劍躍長虹	弓翻滿月	怒氣回薄	髮衝毗裂
靜如盤石	動如飄風	出奇入正	滅没无蹤	帝臨軒陛
迺嘉迺獎	積金至斗	眎勞第賞	轅門之下	交相激揚
雖柔必強	靈旗南指	荆湖銜壁	萬仞劔門	如入吾室
俘囚劉錕	海波不興	濕惟狂童	羈以長繩	於赫王旅

動而無敵	揆厥本原	繫關習力	藝祖聖武	同符禹湯
混一書契	于古有光	藝祖聖謨	克開鴻業	列聖閱武
相望史謀	豈無顯德	其規未洪	亦有驪山	其刑未公
大哉斯奉	百王之極	小臣作頌	賜之金石	

黃帝封泰山頌

孫仲益

昔在黃帝膺土德之運躬循齊敷敏之質修德振兵監于萬國涿
鹿之戰既勝包干戈而弗用爰奉風后力牧之徒同德左右康濟
天下開明堂以朝四夷作咸池之樂以文頌聲上之日月星辰之
序下之鳥獸草木百穀之宜若大若小罔不作又於是登封泰山
勒功告成神靈居歆方方和會功大德備爲五帝首可謂盛哉封
祀之禮尚矣毋懷氏而上制作之文六經无所述殆黃帝之興創
法立極禮制樂備然後山川鬼神封祀者爲多焉三代之王文獻
相承云亭社首之盛雖既見於詩書而稽古禮文之事多自黃帝
發之是宜作爲頌詩以紀洪烈頌曰 維古至人德盛而帝嗜欲

開先以德薦瑞涿鹿之原布昭聖武風揮日舒莫敢余侮旁招俊
又弼亮帝工風后力牧常先太鴻乃開明堂駿奔方國乃奏咸池
蕭勺群慝正名百物言順事成推筴迎日以監太清鳥獸虫蛾百
穀草木萌區異狀罔不率育土石金玉功利川濟水火財物資用
不賈垂表而治匪疫匪棘厥壤可遊仁壽之域符瑞紹至雲物翔
洋乃建官師以定厥祥協氣橫流陽開陰閉薰為大和弗肅弗厲
功大名顯為五帝先具著顯庸升中于天肆作元祀發号垂鴻蒲
車委蛇至于岱宗維山崑崙莫茲東曾神明之隲氣澤所聚類于
上帝來願來歆百神受職歆若有臨奉盛以告鄙上之黍三春茅
籍酒醴維醠匏樽稿秸大禮无文神之聽之厥聞惟馨馨天地不應
不謁而獲卜世弥長授以神筴三靈悅豫四方和求德音孔昭万
世由之

漢甘泉宮朝呼韓邪單于頌

臣

伯恭

漢興百五六十載當中宗孝宣皇帝甘露紀元之五年冬十有一月

韓邪單于侯嫺欵五原塞上書曰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定儀太
子少傅臣望之上奏曰單于非正朔國宜不以臣礼待詔曰可明
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單于朝謁贊拜稱藩臣不名賜以冠帶衣
裳璽綬弓戟車馬金錢錦綉縠絮甚厚礼畢上至自甘泉宮璽美
君長王侯數方迎謁渭橋下詔單于就邸長安身之于建章宮越
月乃遣還嗚呼盛哉自有天地以來竹帛所載謠俗所傳未之前
聞也高帝親征葷允太王文王事之宣王北伐止于太原漢高帝
親被白登之圍武皇帝竭天下之力終莫能得其要領至是乃北
面稱藩奉朝謁如侯礼漢之威令可謂超王軼帝復出方古上
矣古之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詎過此欵王
褒張子儵之徒咸以文字侍上娛樂徒紀臣主詠洞蕭甘泉以為
美觀至盛德大業烜焜掀天地者顧嘿々但已趨舍之道何其爽
欵是用推原中宗皇帝制敵之本意而作頌曰

天下之勢

常病跖矣

堂堂諸華

林此在制

匪日跖矣

實存實察 心腹有愆 侯見于外 在周文武 徹狃為害
采薇匪棘 天保是賴 內事畢矣 而狄斯潰 於皇中宗
文武是媿 狄之始張 勇者攘袂 帝曰不然 病在祭衛
狄之始衰 智者獻計 相曰不可 貪兵必敗 推賞是信
惟罰是戒 鈞名核真 黜殿陟最 招流萃亡 進秩加資
澆醇飭欺 顯戮能懈 技巧法理 爰及器械 孰穉不精
孰昏不義 如人之身 百脉不滯 孰使外邪 而敢為孺
矧伊索虜 天奪其銳 君臣妖昏 帳落崩解 瞻我漢家
如彼泰岱 今此蚍蜉 或敢睥睨 榮榮侯柵 稽首歸塞
願為藩臣 奉寶朝歲 帝曰嗟來 訂我儀制 諸儒老生
博古遼締 僉曰无之 肇自吾世 三年之春 郊見上帝
還坐甘泉 陛戟羅迺 九門洞開 百辟咸在 命大師胛
引使前對 单于至此 虜服推結 左右名王 被氊襲毳
君臣北面 稽顙百拜 天子嘉之 錫汝冠帶 弓劔榮戟

輿馬衣幣 穀清縞溫 璽金綬蓋 单于拱手 天子之惠
鄉阜建章 示以珍恠 千門万户 更啓迭閉 单于怖駭
喜漢之大 嗚呼盛哉 自有書契 帝伯皇王 凌蔑超邁
揚光祖宗 振業後裔 撫元訖終 惟我治內 人謀允臧
亦適其敝 在昔武皇 威豈不逮 斥地陰山 揚旌瀚海
謂大我驕 終莫懲艾 孰知斯時 拱手天陛 矢戟不遺
芻糗不費 犬戎自來 孰使頸係 小臣作歌 吉甫是繼
於千万年 单于來會

北狄來朝頌

王 元之

隴首雲闊 河隍路窮 青塚鎮野 黑山駕空 爰有醜虜 居乎其中 言語
衣服不與華同 食血茹毛 寧識八珍之味 荷旃披毳 安知五服之
儀 不緝絲麻 以羽皮而禦寒 凍不修刈 獲以射獵 而為耕耘 春无
坼花 夏有飛雪 沙平方里 冰固千尋 征鴻叫雲 戰馬嘶月 其地不
可以耕而食 其民不可以畜而臣 由是古之王者 外而不內 踈而

不親不與約誓不成就攻伐何者約則貪賂而見欺攻則勞師而招
寇故朝朔不加其國政教不及其人來則撫而御之去則備而守
之信所謂天限南北而絕內外者矣苟非聖人至道者見又安肯伏
膺稽顙而自至于夫闕邪請陳往古之得失表我朝之昌盛不亦
可乎在昔周宣之世獫狁侵削動乎封疆乃命將以安邊俾出師
而尅敵雖兵如貔虎不戢勦除而虜共蚊虻止在駢逐觀豐以
動畫境而還虐我則讎方用徂征之義勝而不武故无樂戰之心
所謂周得中策者矣漢武之代也匈奴暴強犯我邊鄙於是選良
將出銳兵勞苦干戈深入沙漠戍師嘆老流矢告窮雖多尅獲之
功亦有耻辱之事及乎李卿降地永為敗績之人明妃去時終有
和親之議所謂漢得下策者始皇之世也胡虜侵凌亂于邦國遂
命致遠戍築長城万里亘天千雉截漢雷杵轟野雲鍾蔽空掘泉
則戰血迸流疊土則枯骸共積人力告匱邦基已傾鹿走中原見
漢朝之將霸地橫大澤如嬴氏之湏亡所謂秦无策者矣新莽之

後固不足徵得上策者在我聖朝乎主上神武膺命至道育物
謂國之難治設禮樂刑罰以正之謂民之難制布道德仁義以化
之國以之而泰民以之而蘇然後治戈矛議征伐取庸蜀下湘潭
平交廣歸吳越師如時雨人解倒懸仗至仁而伐不仁八紘丕覆
去无道而就有道兆民子來遂使朔易之方戎狄之衆有見幾之
義生嚮化之心行事大之儀陳任土之貢離越沙漠舞蹈葉街遠
逐鴻賓豁唐虞之日月至同蟻慕觀華夏之車書主上思欲來
遠人安小國接之以禮示之以德使觀乎辟雍明堂重簷複廟則
穹廬毳幕之人識制度矣使對乎冕旒之貴華衮之榮則被髮裸
壤之徒見服章矣使食乎太牢之味巨鬯之酒則膾肉酪漿之衆
登享讌矣使聽乎鈞天之樂治世之音則胡笳羌笛之方聞韶濩
矣而後歌詠皇風沐浴天澤如登春臺如踏壽域游熙樂不
知斃夫如是則周宣漢武乃我朝之粃糠也臣旅寓帝里榮觀國
光觀左袂之徒咸歸德化歌垂世之主難寢頌聲雖未刊它山紀

國休而不尽聊抽鄙思詠王化之无疆亦所以褒讚成功游揚德業舞抃之外頌曰

天輔有德 民壤有仁 上玄眷命 為天下君 暴乱反正
澆薄崑淳 拔奇夷難 邁德振民 其仁如天 其智如神
函之若海 澤之如春 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 始修文德
人未之臻 終講武功 以討弗賓 乃下庸蜀 來其遠人
復取湘潭 問諸水濱 次定交廣 朝于紫宸 終平吳越
絕乎妖塵 伊彼匈奴 見機而作 思拜休明 遠出沙漠
紫殿歡呼 藁街抃躍 脫羣委羶 勞以玉爵 弃笛捐茄
聽乎韶樂 結恋闕庭 永忘部落 自服唐虞 寧須衛霍
賓礼遐陬 迹安遠柔 盖歸道德 靡懼戈矛 隴水休咽
邊雲罷愁 戰征思弥 封禪將修 可紀岱岳 宜登介丘
顛儒獻頌 永孚千秋

續酒德頌

王 元之

詩有六義焉頌居其一也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美盛德之形容告于神明者也觀乎百倫之頌異乎是哉徒以大人先生放蕩為僻似未知酒德之故乃賡而頌之夫天有酒泉地有酒泉聖人之法天地而為酒先用之以祭神祇次用之享賓客然後勞來衆士寵錫有功中有礼者酒之德也是故堯設衢樽樽使至者尽飲禹疏儀狄恐國以酒亡此天子之德也勾踐投醪士卒皆醉文侯受錫征伐自專此諸侯之德也傳說應命為麴蘗之用管仲棄酒陳諷諫之辭此卿士之德也斯乃載在前籍垂之後昆操卮執觚幕天席地者不得與焉至于堯舜千鍾孔子百觚亦无所取也梁肅既重浮華之文忘礼法之度列于主喪陸機之間不其失邪必以銜盃漱醪提壺挈榼稱之為德則糟丘酒池德之大者也及乎亡桀紂敗羲和蔑不由于斯矣又何德之云乎頌曰

古之明君 先成其民 薄以賦歛 勗之耕耘 風雨祈祈
稼穡養養 三時既豐 九穀斯芬 民之成矣 致力于神

正辭以告 于以奠之 若作酒醴 麴蘖必時 神乃享矣
百神攸宜 古之乱生 殘民好兵 疆場未保 干戈未平
甫田既荒 太倉不盈 人有菜色 野无歌声 民未成矣
烏用神明 若作酒醴 酌彼金壘 矯辭以告 上天降災
神乃怨矣 万事隳哉 化有醇醪 馨香非黍稷 飲无沉面
道乃昭格 暢叶人神 是酒之德

澄心亭頌

黃 曾直

菩薩清涼月游於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忍觀伏塵勞
破澄泥著底八風動地來塵勞還復起竟海性澄圓浪時无不渾
即渾即澄徹箇是涅槃門

拙軒頌

黃 曾直

不見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狂子因此眼開弄巧成
拙爲蛇畫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下蓋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永首座菴頌 黃 曾直

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分明射得南山虎子細看來
是石頭

白蓮菴頌

黃 曾直

入泥出泥聖功香光透塵透風君看根元種性六窻九竅玲瓏
沙弥文信大悲頌 黃 曾直

通身是眼不見自己欲見自己頻掣驢耳通身是手不解着鞭白
牛懶惰空打車轆通身是佛頂戴弥陀頭上安頭笑殺涪皤

清醇酒頌

黃 曾直

清如秋江寒月風休波靜而无雲醇如春江永日游絲落花之困
人借之以涪翁清閑鑿此杯面涑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甕中春
和瑞岩湛老頌 黃 曾直

海幢一定身幻寂无不足二眼等諸緣洞視非世目淵明但好酒
盃漾鴨頭綠五柳任榮枯不種干雲木我欲訪楞伽路隔四面水
弃置菴外境一榻百念已風送好音來正卧爲君起妙句有玻璃

洞然无表裏

題跋

代書 皇帝御書幸祕書省詩後

呂 伯恭

臣等仰惟 皇帝陛下宵旰万微身濟大業雕琢夸詡浮靡虛橋之臣是抑是黜囿苑池御宴豫虞樂之奉是損是蠲居焉非本實不親動焉非法義不奉瞻茲二館廼儲藏典訓長育英峻之地自紹興清蹕下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儀刑不彞以增光聖緒粵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日壬申幸祕書省受朝古文殿移御祕閣細 光堯太上皇帝寶章以視群臣既又修太平興國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罷越翼日癸酉內出御製詩賜臣若以下紹面淵曜參音圖書鴻大閱深匹休雅頌臣等下拜登受相與齋被敷繹宸指益在昔聖人以開物之智立經陳紀通于万世惟有道之主為能監世盈虛則象成憲立一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並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藝褒表儒李用能章明大誼馴服雄競俾

咸知尊君親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國以人為輕重士氣之肆拘信屈論世者必觀焉惟虛已忘勢然後群獻輻湊展布四射樂尽其心是之謂禮賢下士大哉王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隆由此其選固非黑髮斬人所得私以為榮觀臣等昧死請勒諸琬琰詔諸億載與日月雲漢同垂无極制曰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寓內德意志慮之所鄉云

跋秦陵祭温公文藁

張 欽夫

嗚呼此秦陵誄司馬丞相之辭也歲未及暮綱紀略定用賢之有益於國也如此蓋此未暮歲之間非特足以開元祐一時之治而所以培植邦本祈天永命者至矣嗚呼盛哉八十有六年具位張其謹書

跋昭陵親札

趙 德莊

臣幼時嘗幸睹 仁宗皇帝賜許國文靖公前封懿親札竊歎君臣始終之際如此然自天聖訖慶曆年間雲漢之光下燭相門且

視寶文所儲之富臣生晚不獲見也而聞諸長者許人能任重斷大事多人所難言者蓋古社稷之臣方契丹謀動疆場時議欲遷都洛陽公獨屹然請建都大名示脩景德濟河之典自茲爲漢北門中國賴之不徒爲尋盟而已也臣今所讀一編蓋付北事者湯之於伊尹何以過此敢再拜識之而歸其書福建漕臣元孫企中乾道八年二月七日具官臣元孫端謹書

跋中庸集解

張欽夫

右石齋子重所編集解兩卷某刻于桂林郡縣官子重之編此書嘗從吾友朱熹元晦講訂分章去取皆有條次元晦且嘗爲之序矣桂林李宮舊亦刻中庸解而其間雜亂以他懼其反誤李者於是漫去舊板而更刻此書竊惟中庸一篇聖賢之淵源也躬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雖然李者欲從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綱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惟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李者於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則於是書反復紬繹將日新而无窮不然譬諸枵腹而觀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以益哉

跋通鑑紀事

呂伯恭

通鑑紀事本末袁子所輯章首則楊子之筆也庚寅辛卯之間表揚風節隱然在兩李子厚爲僚相與講誦蓋有得焉憂患素居舊業堙廢袁子官旁郡閔其孤陋迺以是書開予予慨然曰通鑑之行百年矣綜理經緯李者鮮或知之習其讀而不識其細則所同病也今袁子撥其躰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李者以易意亦篤矣昔者司馬公與一劉氏潘中秘外郎之書餘二十年其定爲二百九十四卷者蓋百取其一千取其十也鑑者猶難之若袁子之紀本末亦自其少年玩繹參訂本之以經術驗之以世故廣之以四方賢士大夫之議論而後部居條流較然易見矣夫豈一日之積哉李者毋徒樂其易而深思其

所以難則幾矣

書易傳大板本後

朱元晦

易之爲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旣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不得不異而道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筮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止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則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卦若一爻者孰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虚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无所求而不得迹之事父遠之事君亦无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持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願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某

謙輒書此以贈之年月日某謹書

書朋友說後

朱元晦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及其道而无悖焉非有朋友以貴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及其道

者而朋友之倫廢缺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弃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執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尽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執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及其道則固无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无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尽道而朋友以无用廢然則朋友之道尽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強孳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執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聖人強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无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西銘

張

欽夫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天理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无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李者存此意涵泳射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以寄李生潘友端

跋西銘示宋伯潛

張

欽夫

人惟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

公天下而无物之不舛然所謂公之殊者蓋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孝者深潛力躬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持循之要莫越於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已卯敬書以遺宋剛仲伯潛父

跋通書後

張

欽夫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大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其刻于嚴陵李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文字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无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躰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孝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捨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躬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遺書

張

欽夫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刊于建寧又刊于曲江于嚴陵今又刊于長沙長沙最後刊故是正爲尤密始先生緒言傳于世孝者每恨不克睹其備私相傳寫人自爲本及是書一出哀輯之精亦庶幾及矣此誠孝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譚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矣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爲逾甚矣孝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爲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孝而至味而求之存而躬之涵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足則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敬書之附于卷之末

跋戊午謹議

張

欽夫

自古爲國必有大綱復讎之義今日之大綱也要不當論其利害之所存獨念夫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則戴天履地不能一朝處也

則知性與之俱立若飢之必食渴之必飲弗可改也已雖然復讎之義固其大綱而施為注措之間貴乎曲尽修德任賢立政又復讎之大綱也不此之為而徒曰吾讎之復有是理哉故其嘗論今日之事正名為先而務實蓋名實事也若夫為人臣而不思大義之所存甘心於事讎而不以為耻其為罪固不可勝言而或借復讎之說名不正而實不務欺當時而貽後患者亦正論之根莖也可不為言哉乾道庚寅歲始得吾友魏元履所編謹議三歎之餘附書于末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張欽夫

右司馬文正公薦士編起至和之元尽熙寧十年凡百有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錄而此外題曰奉賢有亦公隸筆也其來宜春公之元孫迈出以相示翻閱終日起敬起慕惟公薦士報國惻惻篤至之心後世觀此編者亦可以想見其萬一矣

跋希顏錄

張欽夫

某已郊之歲嘗哀集顏子言行為希顏錄上下篇今十有四年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為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為卷又附錄一卷蓋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具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尽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孝乎孔子與孝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无隱乎來世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為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揚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孝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曾論師友之所稱有

曰不迂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孝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惟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子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門墻是錄之所爲作也

○跋孫子

張 欽夫

右唐中書舍人杜牧所注孫子三卷牧在當時號爲知兵者親見藩鎮相煽爲盜不可制國威日削發憤感激留意兵法可以教於後世者无若武之書於是章分句析而爲之說其言皆有所據依推之事實而可以行若牧者誠有志當世者哉蓋君子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當究况於兵者世之興發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

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无窮非素攻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若武之書蓋講乎法度紀律其於機謀權變之用詳矣按西漢藝文志武所著兵法凡八十一篇圖九卷牧亦謂武書凡數十方言曹氏削其繁剩筆其精粹爲十三篇是則今所存者特操所刪定耳牧初雖本操所註然所自發明者蓋十之九予得其書於集注中而樂其說因次第繕寫牧本書悉存操說今不復具獨其間有涉於牧解釋辯正者則亦因而併出之嗟乎夷虜盜據神州有年于茲國家離耻未雪聖上宵衣旰食未嘗忘北顧凡在臣子所當仰躄至意思所以效忠圖稱者然則於是書又其可以忽而不講哉子政刻而傳之願與同志者共焉此亦牧當時之意也

○書陶淵明詩後

黃 魯直

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无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飢啖湯餅令人亦有能同味

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跋范文正公詩

黃 魯直

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也故余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矧日想見其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飲食起居之間先行之而後載於言者也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黃 魯直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其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躡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跋韓退之聯句

黃 魯直

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

其旨

跋子瞻醉翁操

黃 魯直

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為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絕塵耳

跋蘭亭書

黃 魯直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无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蘭亭雖是直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准譬言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為聖人不善孝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孝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孝蘭亭者多此色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孝柳下惠之可以孝書矣

題顏魯公帖

黃 魯直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董皆為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

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
其後楊少師頗得彷彿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
後世矣

題絳本法帖三

黃 魯直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之妙絕一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
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万里則風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无不如意非復可
以常理待之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不
承字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字家多拘忌成一
種俗氣要之右軍一言群言之長也

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

黃 魯直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觀
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

塗抹訖无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書徐浩題經後

黃 魯直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視揭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
李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駢爭先可也李海長處正是用筆
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李海李海不下子敬若
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視抉石渴驥奔泉
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李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
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然哉李海莫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
一家所謂盧蒲敝其髮其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
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
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李海所之者韻耳

李致堯乞書、卷後

黃 魯直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无

態能也

跋米元章書

黃魯直

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跋王介甫帖

張欽夫

後一帖大理少卿許遵守京口時王丞相與之書遵刻之石始遵在登州論阿云獄事丞相為從臣力主之自後殺人至十惡亦許案問自首減死長惡惠姦甚逆天理今此帖乃謂遵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由其議法求所以生之之故蓋丞相眩於釋氏報應之說故以長惡惠姦為陰德議國法而懷私利有所為則望其報其心術之所安蓋莫掩於此予故表而出之

跋王介甫帖

張欽夫

予喜藏金陵王丞相字畫辛卯歲過雲川有持此軸來售而得之丞相於天下事多鑿鑿以已意碩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如此此又其晚年所書尤覺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

跋劉共父所藏簡齋帖

朱元晦

簡齋陳公手寫所為詩一卷以遺寶文劉公劉公嗣子觀文公愛之屬廣漢張敬夫為題其載于管借得之欲摹而刻之江東道院竟以不能得善工而罷間獨展玩不能去手蓋嘆其詞翰之絕倫又嘆劉公父子與敬夫之不可復見也俯仰太息因書其末以歸之劉氏云

跋張巨山帖

朱元晦

近世之為詞章字畫者爭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肅散澹然絕塵如張公者殆絕无而僅有也劉兄親承指畫妙得其趣然公晚以事業著故其細者人无得而稱焉敬夫雅以道孝自任而游戲翰墨乃能為之題識如此豈亦有賞於斯乎

跋東坡帖

張欽夫

坡公與銀臺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尽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尺庶幾万一恐未當以前例為戒讀斯言凜凜

有生氣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足皆
徇情惜已非為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跋東坡帖

張欽夫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况平生大節如
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群賢
彙征及論役法與已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
之比初无適莫也方貶黃州无一毫挫折意此在他人已為難能
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
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
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跋臨右軍書

葛謙白

逸少墨蹟如優曇鉢華近世罕見雖古人鄉音榻亦乏善本盖臨書
不在於點畫排比之工而在於得筆意脫或昧此譬如垂絕人神
氣都喪形骸具奚為也此本得之於許昌侍其氏其家藏藏无慮
百餘年億歲殿舊物无疑觀其筆迹道澗緊快分明凜然有生氣
若出乎右軍之手决非趙模韓道政等所為非虞永興則褚河南
筆也深於書者當自知之昔人論宋文帝書以謂功夫不及羊欣
而天然過之臨書而得天然意必知為名筆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黃曾直

凡書畫當觀韵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
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
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
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矣

題李漢文墨竹

黃曾直

如蟲蝕木偶尔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
輪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
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无出无咎之右者便是窺見古
人妙斲試此可與發

跋李之儀端

葛謙白

端叔尺牘好事者多喜藏去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豈非韓門籍湜之徒固取重於世耶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百